

耶穌基督與七十年代

著者簡介

施道達是倫敦萬靈堂的主任牧師，近代神重用的聖經學者，世界各大學的學生工作者，名作家，一九五九年被委任為英女王的御用牧師，作品有中譯本的包括：

基督教是否可信

獨排眾議的基督

新造的人

別埋沒你的頭腦

個人工作

翻譯者：楊牧谷 (1974)

一生之中，或這時，或那時，我們總會感到「耶穌基督與七十年代」一問題所施予的壓力。祂活在第一世紀，現在是二十世紀，我們怎麼可能跟隨祂？

了解問題的癥結

讓我先把問題稍為擴大一點，好看得更清楚。簡單地說，這一問題之癥結，乃在我們與耶穌基督之間，起碼有兩個大鴻溝相隔著。

第一，是時間上的鴻溝。今天我們若要對年輕一代談論基督教，就會發現其間最大的困難是年代的問題，無可否認基督教確是十分「陳舊」的。

不久前，我跟兩個大學生談話，他們是同胞兄弟，一個在愛丁堡大學讀書，一個在牛津大學。他們說：「我們不管基督教是對與否，我們只想知道它是否適合這一個時代；坦白說，我們覺得它不適合。」他們繼續說：「我們真不明白，一個在一千九百年前產生於原始的巴勒斯坦文化的宗教，怎么可能對活在七十年代的人有意義。今天，我們已經有人登陸月球了，說不定在八十年代，我們已經可以到火星去。我們可以作器官移植手術，甚至「試管生命」也有不錯的發展，一個原始的巴勒斯坦宗教怎能適合我們今天的環境？」他們就是用這麼一個所謂「實效主義」，就把基督教一筆勾銷-----不管它是對與否，總之就是不適合他們。

我們一定要了解這個問題，這是基督教永遠要面對的，因為基督之道成肉身，被聖靈充滿，一生的言行，以至釘死十架，復活，升天等。這就是基督教的起頭；基督教信仰的根基，我們絕不可能把這些事件和我們的信仰割斷。無可置疑，我們的信仰是第一世紀的信仰，除非我們能證實這些「過去」對我們的「現在」是多麼重要，七十年代的人就會不耐煩地以一句「不合時需」，而把它一筆勾銷了。

我要向基督徒強調一點，我們必須體驗和見證歷史的耶穌正是現代的耶穌。像任何時代一樣，耶穌基督在七十年代仍是活的，是重要的，可尋找的，並且是切合時需的，祂並不受時間限制，是昨日今日，一直到永遠都不改變的。不單如此，今日沒有人能像耶穌基督那樣了解這一代的處境，並且給予答案。我盼望那些以傳福音為使命的人，都用心去思想這個問題，就是在這個不斷改變的世界和永不改變的耶穌之間，怎能架起一度橋樑來把二者聯起來。

第二，是思想上差距。七十年代有它自己一套的思想，觀念，生活方式，思想形態，價值意識和標準等。這些所謂世俗文化的意識，價值與標準，跟耶穌基督的簡直是大相徑庭。我們所處的是一個電子時代，也是一個以相對論評論萬事萬物的時代。今天認為是時尚的，就是根本否認有所謂絕對真理的存在。人認為的真理，相對的正確。耶

耶穌基督卻是明確地說，這是「真理」，這是「善行」，是我們應該遵守的「法則」。所以，整個七十年代的精神與耶穌基督的教訓是不相容的。

要在這個年代跟從耶穌基督便得拿出勇氣來。對這一代的基督徒來說，我認為沒有比勇氣更重要的了-----那種在世俗環境站立得穩的勇氣，作中流砥柱的勇氣，甚至在必要時敢於孤立的勇氣。七十年代耶穌並不容門徒像臨風柳，今天吹南風，他們就往北面倒，明天刮北風，他們就向南面款擺，他們只會隨著流潮而飄泊。要在七十年代跟隨耶穌，便不能趁熱鬧，趕人潮，這非要勇氣不可。

把我們與耶穌基督隔開的，就是這種時代的鴻溝和思想的差距。

跟從基督與別管閒事

約翰福音第廿一章最後幾節，耶穌對彼得說，他年幼的時候，自己束上帶子，隨意往來，但年老的時候，他就要伸出手來，別人要把他束上，帶他到不願意去的地方。約翰福音的作者加上一句註腳，說這是指著彼得要怎樣死榮耀神的。(教會傳統告訴我們，後來彼得就是那樣被帶到他不願意去的十字架，頭下腳上的被釘死。)當彼得聽見耶穌這樣說，他立刻就問：「主啊！這人將來如何？」他指的是使徒約翰；耶穌就說：「你別管他，你也別管其他的人，也許我對他的旨意跟你對你的不同，也許我要他直活到我再來，那跟你有什麼關係呢？別管閒事跟從我吧！」

我相信這是耶穌對彼得說話的要旨：「這些與你何干，你跟從我吧！」這個對彼得是相當不容易的。他跟約翰非常親密，有三年之久，他們作息與共；並肩進退，不單止一起作使徒，且是使徒中三個跟耶穌最親的其中二個。但現在他們要分道揚鑣了。彼得要學這艱難的功課-----孤軍作戰。別人怎樣想，怎樣說，怎樣作，那是別人的事，至於彼得，耶穌說：「你要跟從我。」

下面讓我舉出幾點，以說明七十年代的精神與耶穌基督的要求是怎樣不同，對這一代的文化說「不」，對耶穌基督說「是」。

1. 確信

跟隨基督要的條件，就是要效法祂的肯定與確信。假如你問我今天教會最明顯的特徵是什麼，我會說是變幻無常，缺乏確信。今天有形教會所表現的不安與無保障，與這一代的青年人所表現的完全是一樣-----對自己沒有把握，沒保障，不認識自己，不知道為什麼會存在，將來又會往那裡去。

今天，某些所謂急進的或世俗的神學家，教會的領袖，對那深具歷史性的基督教、那根源於聖經的、歷史的，所傳流的基要信仰一無所知，因此竭力拒絕基督教的基要信仰。他們否認我們所崇拜的神，就是聖經中活的，又是個人的神，他們否認拿撒勒的耶穌是實實在在的神人，只認為祂好比窗戶，透過祂使我們粗略的看到末時，他們否認耶穌是為我們的罪死，作了挽回祭，他們也否認耶穌確實地，且是歷史性的從死裡復活；我們要知道這些人之中，很多都是所謂教會的領袖，但他們卻是否認基要的信仰。

另外一撮人卻認為教會只能在政台和社會圈子內，尋找它存在意義。他們說他們已經放棄了宗教，不再對教會發生興趣，他們只對這世界感興趣，因為他們相信今天的神已經從教會跑到世界來，所以教會現在應該趕上神在世界上所做的工作，並且讓世界來定規教會的工作方針。

這使很多信徒覺得惶惑、混亂、迷惘。在電視台的宗教節目中，他們看到的都是那些不知道自己信什麼的宗教領袖，有些自以為知道的，又往往互相攻擊彼此的信仰，使人更加不知所從。

這就是現代教會的形態。對教會應有的信息，應負的宣教使命，他們表現的是那樣的無知與不安。新約聖經表現的氣質卻是截然不同的，只要翻開它，無論翻到那裡，誰都會發現新約作者是那麼肯定，那麼實實在在地相信；他們的而且確地從永活的神領受了那傳給萬民的福音。他們不以福音為恥，也決不會為福音而不斷向人「致歉」；相反地，他們因著福音的緣故而感到十分興奮。縱觀整本新約聖經，你會看到這個透過耶穌基督而成就的福音，是那樣豐盛地洋溢著肯定與堅信，而這氣質是使徒們從主耶穌那處得來的。耶穌的說話帶著權柄，當時聽見的人都被這股力量所震撼。祂從不吞吞吐吐遲疑不決，或畏首畏尾。相反地，祂總是那樣安詳寧靜，又深具信心地教訓門徒；祂深具信心是因為祂知道自己所說的是什麼。祂說：「我們所說的，是我們知道的；我們所見證的，是我們見過的。」這就是耶穌教訓的氣質，也是使徒們所領受的氣質。今天我們也要聽從這個呼召-----在基督的肯定與堅信中跟從祂。

耶穌基督要我們負祂的軛，學祂的樣式(太十一 29)。祂說：「你們稱呼我夫子，稱呼我主，你們說的不錯，我本來是」(約十三 13)。

我相信今天教會要面對的問題乃是在：到底耶穌基督是不是主？祂明白祂所說的麼？換句話說，到底耶穌基督是教會的主呢，抑或教會是耶穌的主？倘若耶穌基督是教會的主，教會就一定要相信聖經的言論，並且要按著祂所吩咐的去

行；假如教會是耶穌耶穌的主，教會就可以隨意竄改耶穌的言論來方便自己，這就是今天許多教會的境況。耶穌基督到底是不是主，這確是問題的核心。假如祂確是主，我們便可以像使徒們一樣安寧而又具信心地跟從祂。我寧可與耶穌基督同居於「勢寡力薄」的陣線，也不管那些所謂教會領袖同不同意。祂對我們說：別管他，或她，或任何主教、大主教、甚至是教皇怎樣說，至於你，「跟從我吧！」

在我繼續要說下去之前；我想加點解釋，前面提到關於基督徒應有的真知確據，只是指基督教的基要信仰而言。我們一定要承認，有好多地方聖經並沒有那樣一清二楚地說明的，特別是那些關於教會之組織，教堂的建造，禮拜的儀式，牧師的制服，基督徒的生活形式，牧養和傳福音的方式，以至教會圈子的活動等等。聖經都沒有明文說一定要怎樣怎樣，因此對這一類事情，各教會都可以有他們自己的傳統及方式。正因為聖經沒有明文規定，它們都不是神聖不可侵犯；若有必要，我們可以提出來批評，甚至是改革。這一代未必要與上一代相同，這一文化下的也盡可以提出來批判，甚至是改革。這一代未必要與上一代相同，這一文化下的也盡可以與另一文化下的相異。我們這些基要派的信徒要認清楚聖經與傳統的分別。換句話說，我們要知道什麼是聖經教訓的，什麼是傳統留下來的。對聖經，我們一定要誓死貞忠，但對教會內人的傳統，你要怎樣改革都可以。

你聽過某鄉村一木匠故事嗎？在英國，有好些教會的牆壁上寫有十誠，使這單工程，竣工後，他開了一張帳單給教會：

修理主禱文	十先令
三條新誠命	十二先令
全新的信經	十七先令六便士

我們絕對沒權柄這樣作。聖經說得一清二楚的，我們就無權修改。其他的東西可以改，正如霍禮敦博士(Dr. Leighton Ford)在美國宣教會議上說：「神不受十七世紀的英文，十八世紀的聖詩，十九世紀的教堂建築，或是二十世紀的陳腔濫調限制。」

2. 順服

第二，我們要跟從基督，就一定要效法祂的絕對順服。我們這一代的道德標準與價值，實在改變得太急促了，簡直可以說是崩潰，其實這都是因為我們拒絕了基督而招致的後果。我們既拋棄了基督教的信仰與生活，又想能保持基督教的倫理觀，那實在是無可能的。今天無論男女老幼，他們不再接受聖經對誠實，清潔，盡忠，勤奮，社會的責任，個人的尊嚴等等的要求，這種情形，東方西方都沒有分別。我們不得不承認，教會和社會的倫理觀，鴻溝愈來愈深了。在各大學裡，婚外性行為的遞增率是叫人吃驚的。我在瑞典時，看見未結婚的男女學生同住在大學的已婚宿舍，這情形見怪不怪，也從沒有人去問為什麼。

最近，我讀了一篇在倫敦舉行的性教育會議報告書，其中一個名叫漢鐘斯 (James Hemming) 的，主張青少年在結婚前應該有性交經驗，他的理由是這樣的：「婚前性行為的好處是能使青年人在性愛作出更深之奉獻，和更實際之責任。」我認為這種論調是自相矛盾的；他提到一種雙重的奉獻-----我很高興他指出了性愛是需要有所奉獻的，但另一方面，他又指出我們可以享受婚前性愛(即對性愛作出了奉獻)，而不必考慮到選擇終身伴侶的責任(由性愛而引到的婚姻責任)。很明顯的，有了一種的奉獻，就必會引到另一方面的奉獻。除非我們與對方有了婚姻關係，我們就不該對他或她有性愛方面的關係，也唯有當我們對婚姻有所委身，我們對性愛的奉獻才會是有保障的，心理上是健康的，同時是聖經所准許的。

我們這一代反對所有道德的正統與權威，這就是七十年代的氣候。但是耶穌基督對神的態度卻是完全不同的。我們暫且不提祂跟神是什麼關係，祂對聖經的態度卻是一種完全自願的臣服；從祂一生的言行，處處我們可以看到祂是接受神啓示的權威。所以當祂在曠野受試探時，我們不能說祂是向撒旦引用聖經，祂只是答：「當拜主你的神，單要事奉祂」所以我只專一的事奉祂，不事奉你。祂又說：「撒旦退去吧，因為經上記著說，當……」那非常簡單的一個字，實在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祝福。我與你一樣，都十分清楚試探的震撼力，但我發現一個十分有用的方法：「我奉基督的名字，吩咐你退去，因為經上記著說：「當……」對耶穌來說，這是最好的辦法，祂不跟撒旦辯論，談判，或商討，簡簡單單的「經上記著說」，就給耶穌解決了問題。

為什麼這個事實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呢？聖經明文說是錯的，我們為什麼還要爭辯呢？通姦是錯，淫行是錯，同性戀是錯，欺詐是錯，不道德的商業手段是錯，為什麼我們不肯學習遵從聖經而生活呢？理由就是我們吸收了太多這一時代的精神。七十年代的精神是反權柄的，但如果你是一個基督徒，你的字典裡就不能刪去「權柄」兩個字。我承認權柄與極權是有分別，今天極權主義實在沾污了權柄之義，有些政府，以至個人，家長與及丈夫因為放棄了賦予他們的權柄，他們就成了極權份子，但我們實在不能逃避權柄的啊-----基督作主的權柄。我多盼望今天基督徒們重新投降在基督的權柄下，讓祂作我們的主。我們跟從基督，就一定要效法祂的順服。

3. 自律

第三，我們若要跟從基督，就要效法他的自律。今天，自律這一個詞和觀念是非常不流行的，我們這一代的人都是只作他們眼中認為是對的事。他只作自己的事，他也只按自己的方法，自己的時間，來作自己的事。他會對我們說：「我他的與你有什麼關係，我要作什麼，怎樣作，什麼時候作，都是我的事情，你別管閒事好不好。」這個也是七十年代的精神，實存主義哲學的果子。這種哲學認為，除非某年事對我是有意義，它就是全無意義。這是絕對的主觀的，與自律這一觀念剛好是南轅北轍。

耶穌基督過的，都是一種實實在在自律的生活。我們姑且不談祂怎樣遵守道德律法，只思想祂那自律的靈修生活一類的事情。祂大清早便起來禱告，有時甚至遣散群眾去與神親近。我們不能說當時什麼時候都可以找得到耶穌，有時祂逃避群眾來等候神，因為祂一定要找時間來禱告神，思想神的事的。假如我們再看看神廣博的聖經知識，與及隨時隨地都能極準確有效地引用聖經來說明祂的生活及工作，我們就不得不承認祂確是下苦功來研讀神的話語。說到在會堂的崇拜，儘管祂不同意當時傳統崇拜的儀式，每個安息日，祂還是一樣去參加；所以無論是公開的崇拜，和個人的靈修生活，祂都是很有自律地持之有恆的。

凡願意嚴肅地跟從基督，過奉獻生活的人，自律都是有必需的。今天基督徒過的生活實在太「寫意」了，他們喜歡就禱告一下，情緒低落就不禱告；同樣的，他們若覺得主日崇拜有意思，就去禮拜堂，若是睡覺更有意思，他們就躺在床上。那全要看他喜歡怎樣就怎樣。

我很同意有些人說，這一代的基督徒大多數都已經放棄了有規律的靈修生活，他們認為那只不過是一種傳統而已，有沒有都不打緊，「我們的上一代的人不錯是守著這種習慣，」他們說：「但我們這一代有我們一套生活方式，我們不必一定要墨守成規，像他們一樣的靈修，是不是呢？」我不相信一個不天天禱告的人，能過一種基督徒的生活。當然，我們不必硬性規定自己禱告讀經的方法，時間和地方。但我深信每一個基督徒都需要讀聖經，都需要禱告，那是一種絕不可少的自律，同樣的，每主日去禮拜堂與神的兒女一同敬拜神，這些都是必需的，換句話說，每日的靈修和每週的敬拜，我們都要自律地遵守。這是起碼的基督徒生活。

4. 同情心

第四，我們要跟隨基督，就一定要效法祂的同情心。今天教會裡，到底有多少同情心？我們恐怕不多！現代人生活最醜陋的一面，就是不把人當人來看待。儘管基督徒與非基督徒都抗議這恐怖的浪潮，但它還是一樣的氾濫至每一角落。部分原因，實在要拜科技革命所賜。

七二年「展望」雜誌上有一篇文章這樣說：「泯沒人性的非人主義是我們今天生活的一大癥候，以電腦以代表的機械像洪水般橫掃美國的每一個角落，使得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愈來愈成爲不需要，自動電梯，日夜提款機，電腦控制的汽車，酒店登記，牆和天花板傳下來的錄音的命令，大學利用電視教課，以至一切的電子大眾傳播媒介，都叫我們這一代人愈來愈感到孤獨。我這個悲觀的思想，實在是因爲看到機械是如此毫無憐憫橫掃著我們的大地，摧毀田野，僵化了山谷，染污了河水，也逼使人花更多時間去服侍那些本該是服侍人類的機器。當然，機器也會叫我們有所得益的-----舒服與方便，但隨著而來的，卻是叫我們國家的精神迷失了。」

去世不久的羅素也提過這一問題，他說在這個非人主義的過程中，人很容易就淪爲一部機器的齒輪，而終有一天，人會這樣的向機器禱告-----

「全能和慈愛的機器，我們都犯了錯誤，像一顆失落的縲絲釘一樣。不該放上去的縲絲帽，我們放了上去；本該放上去的，我們又沒有放，我們又好像沒有齒輪。」羅素繼續說：「這怎樣行？以機器爲偶像是可憎惡的。機器成爲偶像就是現代的撒旦，機器崇拜主義就是現代的魔鬼主義。」

他繼續說：「民主也不能解決這問題，這問題的癥結到底是什麼？」他問：「我們知道那不是自然的或是技術的問題，實在是因爲我們人類的邪情，猜疑，恐懼，權慾，憎恨與及失掉的容忍叫我們心爲形役。要解決整個問題的根源實在是很簡單和古老的-----真是簡單得叫我羞於題起它，恐怕徒招有識之士的譏諷，我的意思就是(請饒恕我如此說)愛，一種基督徒的愛或同情，有了愛，你們就不會嘗到生命失去目標的人那種極度的失望。」

今天基督徒的愛與同情在那裡呢？我們都曉得，一個不把人當人看待的世俗社會，與及一個滿有同情的基督，祂常把人當作是人來愛，他從不當他是電腦上的一個數字來看待。新約中我們常常讀到，祂看見人如同羊沒有牧人一樣，「就憐憫他們。」

有時祂看到那些求援無處的人，祂的同情心常會使祂不惜違反了當時的傳統而幫助他們。爲了這大前提，祂就是犧牲自己的聲譽也是甘願的。因此，祂與「聲名狼藉」的人爲伍，又和稅吏和罪人作朋友；我們會嗎？在我們的朋友中，有多少是別人瞧不起的騙子，罪人？我們的朋友都是基督徒吧！我們只是與基督徒走在一起，與外面世界完全隔絕，所有時間就花在那個安全溫暖的小天地？抑或我們具有耶穌那樣的同情心，自動地接近那些有需要的人？我們說跟從耶穌，但很多時候我們的敬虔卻會叫我們從人的世界退縮出來，躲進自己的小天地裡。

我恐怕有時一些非基督徒比我們更有同情心。對那些飢餓的，受壓逼的，無家可歸的，受剝削的人，他們更樂意援助，我們真應感到慚愧，世俗的人竟會比基督徒更有憐憫。甚至在一些基督徒圈子內，也不常顯得出他們是憐憫為懷的，我們不容易接納人，饒恕人，反而是互相排斥，彼此論斷。我們真要好好禱告，使我們多被主的同情心所感動，使我們更能彼此切實相愛，對社會上不幸的人更願意與以援助。

5. 犧牲

最後，我們若要跟隨基督，就一定要學效祂的捨己和犧牲。我剛去過澳洲，有時人會稱該國為「幸福的國家」，當地一些年青基督徒整天都牽掛著人壽保險，退職金，津貼，以及退休後的前途等問題，根本沒有空去想別的。他們太關心自己的舒適的，獨身的，甚至是在落後地區的開荒工作，我不是說神現在就呼召我們，我只是說今天教會都習染了這一代的世俗主義和唯物是尚的精神，使得年青基督徒從不去想神是有可能呼召他的。

對你來說，基督的捨己有什麼意義？「祂本來富足，卻為你們成了貧窮，叫你們因為的貧窮，可以成為富足。」(林後八 9)。祂生在馬棚，躺在馬槽，幹的是木匠粗工，過的是飄泊生活，祂說：「人子來，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，乃是要服事人，並且要捨命，作多人的贖價。」(可十 45)。祂說：「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」。祂又說：「施比受又有福」(徒二十 35)。

我們相信這些話嗎？我們有開始去實行它嗎？祂說：「人的生命，不在乎家道豐富」(路十二 15)。換句話說，儘管我們腰纏萬貫，我們的生命也不一定豐富的。我們應該學習使自己的內心不再眷戀著物質。要做基督徒，就不能唯物是尚。我絕不猶疑的說，任何一個奉獻給神的基督徒，生命上都應該有十字架的痕跡，也就是說，捨己。

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捨己為人，因為我們跟從的是基督，不是這世界的繁榮，不是這世界的財富，不是過舒適的生活，用金錢來粉飾我們的安樂窩，或是計算怎樣增加銀行的存款數字，乃是奉獻，事奉！今天，教會的捨己為人的精神，為基督冒險犯難的勇氣都到那裡去了。

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參與事奉的工作。我不是說每一個基督徒都一定要做牧養的工作，多少時候我們以為只有牧養講道是事奉，除此之外就不用考慮了，結果反而把「事奉」弄得一團糟。事奉不單只是牧養教會或講道這麼狹窄的，「事奉」希臘文(diakonia)一字，簡單地說就是服侍。有些女孩子的呼召就是去管理家務，作一個賢妻良母，她的事奉就是教導孩子認識基督，接受基督的操練。

當你決定你的職業時，我勸你要這樣對自己說：「我與別人不同，神造我時本來就是跟別人不一樣，我的家庭背景，氣質，個性，恩賜，教育，與興趣，處處都是跟別人不一樣。好了，現在我該怎樣把我自己，和我的一切安排得最可以事奉基督，又可以服侍人？」這是我們要問的問題。我深信人若懷此心志，神必引導他進入某一種事奉崗位上，事主事人。

我也相信，今天神要呼召更多人進入祂的工場，全時間事奉祂。我已經說過，這不是唯一的事奉方式，還有許多別的。但全時間作傳道實在是神賜給人的一種奇妙工作。我多盼望今天有更多大學畢業生可以走上這一條奉獻的道路，利用他們的教育和知識去作祂話語的執事。

對世界上很多的大城市，我的負擔很重。今天全世界的人口都流向大城市裡去，怎樣才能使這些城市的人，都歸向基督呢？

在使徒行傳，我們看見保羅從一個重要的城市去到別一個去。今天我們舉目觀看，人口擠擁的大城市像香港，台北，星加坡，曼谷，耶加達，馬尼拉，東京等，我們真盼望在世界各大城市裡，建立起許多的基要派教會，有很多有學問的傳道人肯把他們的知識奉獻給神，作一個忠心的聖經學者，把創世記第一章到啓示錄廿二章好好的教導人，假如讀者你是一個大學生，你會願意聽從祂的呼召，一生以聖經教導人作你的職志？最近，葛培理說：「假如我能夠重新開始我的事奉，我一定先花多三倍的時間來讀書，預備自己。」他告訴我有一次白侯士(Donald Grey Barnhouse 著名聖經學者)曾對他說：「假如我只有三年命，我一定用兩年來讀書，一年來傳道。」今天，肯奉獻給神的大學生那裡去了？誰肯答應這個呼召，去把大城市裡的智識份子帶到基督面前？

結論

我們一定要立下心意，走基督的道路呢？還是走世界的道路？二者是截然不同的。「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」。基督叫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乃是「來，跟從我」。別管人怎樣說，別管他，或她，或他們，或整個世界，甚至是整個有形的教會怎樣想，耶穌說-----「跟從我吧！」讓我們都起來，在七十年代裡跟從基督。